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四。

二月十五日下午，沙市狂歡節的序幕，在一個別開生面的賽車大會上揭開了。這個賽車會的特色不是比速度快，而是由參加的各隊，合作執行主持人臨時發佈的命令。這是個典型的大混戰，共有一百多個車隊參加，每隊由十多部到百餘部車組成。有的是由工廠或公司員工組成，還出動了大卡車、大巴士等。有的則是以家族為中心，由各色豪華轎車連袂出遊。更常見的，是由朋友、街坊鄰居臨時組成的大雜燴，不論生熟熟魏，齊聚一堂。

各個車隊中，以由青年朋友組成的最出風頭，他們精力充沛，吵鬧不休，車體也塗得花花綠綠。最令人羨慕的則是情侶隊，每部車上一律是情侶一雙，他們相互依偎在車中，不時擁吻著，靜靜地跟著車隊行進，在這喧天動地的場合下，給人一種安詳無比的寧謐。

首先大家到公園集合，主持人宣佈了要搜尋的十種物件，全場即開始沸騰起來。但見車龍咆哮，車輛擠成一團，形成標準的世紀大塞車。這時，人多的就佔了便宜，尤其是年輕人一個個如龍似虎，橫衝直闖，想盡方法要殺出重圍。

要尋找的物件，只是一些家常用品，到處都有，但未必能符合一些小要求。於是人們開始挨家查訪，不達目的不肯休止，雖強盜竊賊也不過如是。好在這天人人興高采烈，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明知東西是一去不返，也只好一笑置之。

最高潮是晚上各車隊的繞行市區一周，原則上出發及回返的車輛數要一樣。全部車輛於是擁塞街頭，短短幾公里的路程，經常要耗上四五小時。據說舉辦多年，每次都宣佈車輛到齊，任務達成，於是全市喇叭齊鳴，皆大歡喜。

沙市的馬路原本狹窄，這時全市所有的車輛幾乎是同時出現。好在旁觀者看的是熱鬧，賽車者為的是好玩。有時人們故意在路中央拋錨，喇叭聲便此起彼落，震耳欲聾。馬上有各色各樣的人圍了上來，有的幫忙，有的則存心搗蛋，總是要弄得皆大歡喜，暢笑一番。

一直要等到夜深了，人們笑累了，寧靜才又降臨街頭。為了應付次日的狂歡，連習見的醉鬼都不知去向。對一個經常失眠的人，這種岑寂倒是一種享受，我踏著自己的影子，無目的漫遊，最後走累了，不知不覺地坐在一處看臺上，睡了一個很久以來難得的、無夢的好覺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只感覺身上略有一點涼意，眼睛一張，發現黑幕已被摘下，金黃的世界正擁抱著我。太陽剛剛升起，半躲在聖本托教堂鐘塔下，只露出半個嬌嫩的臉龐。狹長灰暗的塔影，正從我的胸前褪落，暖洋洋的金芒，掃除了猶存的倦意。

我慢慢地起身，準備走向餐館去。突然之間，一群戴著尖頂頭罩以及奇形怪樣面具的小丑及鬼怪，從陽光下冒了出來。他們全身隱藏在垂地的長袍下，只露出兩隻骨溜溜的眼睛，擺出了一副不懷好意、尋人而噬的姿態。

白天的街上是他們的天下，我們這些不化裝的，以及那些臉色蒼白、照相機掛在胸前的異類（巴西混血兒很多，即使是白種人，也因為長年生活在陽光下、泡在海裡，都曬得像是活生生的古銅雕像，很容易與外來的觀光客區分），便成了他們逗樂的對象。

人們走在路上，隨時隨地便會有一個「惡鬼」出現在面前，永遠是尖著嗓子，讓你分不出男女老少。他們會揪你一下，捏你一把，弄得你哭笑不得，臨走時，還故意擺個姿勢，彷彿在說：「認識我嗎？」

當一縷記憶剛要浮上時，另一個惡鬼又出現了，一陣風似的，前面那位已經得意洋洋地消失了。

再嚴重一點的，便是受到香水、爽身粉的攻擊，白色的泥漿四濺，鬧得當事人手忙腳亂，圍觀者嘻嘻哈哈。

漸漸地，鬼怪越來越多，觀眾也愈擠愈盛。我在慘遭幾次愉快的修理後，照巴西人的禮節，還要與這些妖怪們行個擁抱禮。由感官的引導，我真進入了聊齋世界，因為修理我的，通常都是一些狐狸精。

認真說來，這種狂歡可說是一種變相的心理發洩。在西方社會，儘管女性的觀念開通、作風大膽，但總是只能採取被動的攻勢。唯有在這種場合，誰也不識誰的廬山真面目，只要在適當的程度內，不論男女，都可以為所欲為。

吳先生的餐館不大，卻是沙市僅有的兩家中餐館之一，座落在九月七日大道側面的一個小巷中。狂歡節時，百業休市，唯有飲食業生意特佳。人們累了、渴了就來此喝杯啤酒，歇息一會。因座位不夠，男孩子多識相地擠在門外，女孩子則橫七豎八地倒在桌子旁，或是順勢躺在牆邊。這可苦了我和另外一個女侍，只聽見這裡要水，那裡要杯子，兩人在人叢中擠來擠去，忙個不停。

這些年輕人打清早就開始鬧起，這時已是中午時分，一個一個都已熱不可耐。餐館內沒有空調，人一多，更是悶熱不堪。不要說那些鬼怪的尖帽子早就摘下來，大方一點的，也不管長袍底下只有一件內衣，索性撩起長袍，或以袍作扇，拼命的扇風。

人人都疲累得閉上了眼睛，享受解脫的自在。對我而言，這卻是莫大的威脅，不論走到哪裡，眼前永遠是一些平日難得一見、各形各色豐美的肉體。我愈是不想去看，愈是看得分明，各種幻思遐想頻頻生起。

最令我難以忍受的是，每當擠過重重疊疊的女人堆時，那種耳鬢廝磨的感受，立時激起滿腔熱血。這時的感官，對女性柔軟的胸部，以及堅實的臀峰，感覺特別敏銳。那觸鼻的汗腥及脂粉味，更逼得人心慌意亂，幾乎令人發狂。

這時，我已連續忙了差不多四、五個小時，顧不得向吳先生告假，決定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，讓頭腦冷靜一點。

走到門外一看，外面的景象有如劫後餘生，小巷中倒了一地的人。這些歡樂場上鬧累了的疲兵，竟然鋪成了人肉地磚，密密麻麻地，一直延伸到九月七日路口。餐館門前原有一排石階，現也堆疊了十來個動彈不得的羅漢，見我要出去，他們很勉強地挪動，讓出一條通道來。

我本來只打算在門口站站，這樣一來，不出去反倒有違盛情。便裝得煞有介事的，小心翼翼、半走半跳的，從人叢中跨了出去。

里約熱內盧與沙爾瓦多的狂歡節各具特色，里約是以觀光為號召，街道旁搭著華麗的看臺，還發售門票。數以百計的森巴舞蹈學校，各耗巨資別出心裁，參加化裝遊行比賽。除了在俱樂部內，街上的人難得有跳舞的機會。

在沙市則以大眾同樂為主，不大注重列隊的化裝遊行。近年來，人民生活富裕了，這種奢侈豪華的行列漸漸地也出現在街頭。照這個趨勢下去，總有一天會步向里約的後塵，道旁也會搭起高臺，人們被隔離著，坐觀狂歡的行列。

街上更是人擠人，人推人，一個一個如痴如醉、跳跳蹦蹦的。空氣中震動的鼓號，使得到處有如十面埋伏的戰場。街道兩旁本來就有擴音器，人群漩渦中簇擁的又是狀似瘋狂的鼓樂隊。一波又一波的聲浪，彼此重疊交錯，無休無止的震撼人心，讓人渾渾噩噩，不知不覺地也捲進了那一股一股的人潮中。

在每一簇人群的周圍，都有無數壯健的大漢捍衛著，他們拉著一個極大的繩圈。繩圈之中，則是舞者的殺戮戰場，只要雙腳還能移動的，就會情不自己、隨著衝來撞去的能量，毫無目的地飄流。

路旁都是一些離群的散兵游勇，眼看跟不上隊伍了，就退到一旁休息。一隊還沒有過完，下一隊又接踵而至，同樣的瘋狂，同樣的痴迷，同樣的簇擁著千篇一律的樂隊，也同樣的渾忘自己。

森巴舞說簡單不簡單，說難又不難。基本步伐等於走路，只要跟上節奏，身子搖晃就行了。跳得夠韻味的，臀部便有了表情。至於舞步精采的，那花樣之多，令人咋舌。森巴舞真正的樂趣，除了全身的筋骨扭動，肌肉抖顫外，就是在那亂糟糟的人群中相互的碰來撞去。不論身子傾斜到什麼程度，也絕不致於跌倒，總會被其他人擋住，再回彈丸一般地彈了回來。